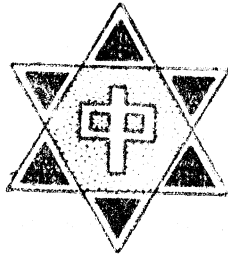


新 式 標 點

陸 宣 公 奏 議 讀 本

唐 權 德 輿 撰



1931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唐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侍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

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盡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

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

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衆平也。」

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

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尙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遇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贖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

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敍弔，優禮

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公以少年入侍內殿，持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

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

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蜀糧不結，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妹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

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

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

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氣診而平秦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

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

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1

2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

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播擲，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

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誥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

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

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

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故。」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甯遺參金帛若干。士甯得汴州，參處其議，士甯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誘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

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

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事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不支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

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

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

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順宗實錄

唐陸宣公奏議目錄

A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敘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論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唐陸宣公翰苑集讀本

目次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興駕將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荐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暎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儲備米粟等狀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制誥附

唐陸宣公翰苑集讀本

奉天改元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制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唐陸宣公翰苑集讀本

番禺汪銘謙益齋編輯

崑山陶樂勤校點

卷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

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乂。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

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

庸流關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極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其說。

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

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

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

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賈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

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血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建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

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

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岵。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

代朔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

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

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倘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尅，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

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疆，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

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

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

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

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

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

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

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郢，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蠱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嶠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

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

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

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

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己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

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點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下熟察之，過防之。

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

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

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筭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

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蹙，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

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

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變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

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

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

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

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自上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陸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望臣。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修之。當至危

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熟計，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斯道易知，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

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儻小而闡丕圖。况陛下稟英姿，承寶祿，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

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

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

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恤人之實，又

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

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敍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

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訴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猷，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奉詔問，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

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

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聽。」言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也寧。」美武王克

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耆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

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

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

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然猶兢兢畏懼，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

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

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廻天之謠。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推心與人，忘

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

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

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近者畏懼而偷容。君臣意乖，上下情隔。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諾，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農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由，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

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

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爲過矣。

衆庶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詐，示之以

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

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斷須去身。願陛下順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關，惟仲山

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於民。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爲君子，遂非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尙。

中古已降，清風浸微。臣既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

太宗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

言爲國華；面折廷爭者，明言獎納，上封獻議者，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

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弃之人。于以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

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

是則下之畏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夫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故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勤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

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

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

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

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旤；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

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

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

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輕重自辨；如水鏡之設，妍蚩自彰。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

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無不用之才，

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

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

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

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未嘗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

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研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不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

謹奏！

重論尊號狀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地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

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讀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如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

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旣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

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恠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

玄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誠發於中，不復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

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

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

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

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臣謬以儒學，選與翰林。雖職異訐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

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

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

又奉天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

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

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一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非其明效歟？

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懼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

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非其殷鑒歟？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

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

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

奉天論解蕭復狀

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

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當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

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罕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

奉天薦袁高等狀

六二

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馳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置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

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遺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

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
謹奏！

卷二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
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
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
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
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
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慎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
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

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恃。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

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覺，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竊以爲過矣。

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

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

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聯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高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勳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

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懾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

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願傷大猷，願畱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直辨，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

古語有之，順者愛所由來，逆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時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

忌也。

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陛下何疾焉？聖旨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

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也。若以諫爭爲指

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將有意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
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輒
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畱意幸察。

臣竊以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
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
肆情逞憾，以至失中違道者哉？臣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
逆詐之情。

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

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子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

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遺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

興元論解蕭復狀

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况人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援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伏以任維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齡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雖骨肉結爲仇讎矣。

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干禁門。陛下能於此時，虛襟坦懷，不疑不滯。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

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

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皐；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覺，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

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希望風旨，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穀下生戎，宮

闡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敍忠良見忌之冤，糾阿諛不實之罪；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

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

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楔榆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

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

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

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

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

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寔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搃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

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乖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日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其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

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傳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慮其及於此也。

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

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和風旣揚，昏稜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

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旣牽於利害之情，又迫於單乏之急。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乘其西北，李晟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謹冒昧

以聞！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錦繡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

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經綸之術，豈不謬哉？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

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

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物情，其契在通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楚琳乘時艱危，傲憂岐下；賊殺戎帥，欺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

怒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苦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

自昔建奇功，拯危厄，未必皆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

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

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

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

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

之氣。所閱者寡，所愠者多，利害皎然，不爲難辨。

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氣，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倭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

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遽殞，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尙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影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蹬路潦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里，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

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廻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

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

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

凡所議讞，著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思固。

曩者羯胡亂華，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

昔漢高帝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

論替換李楚琳狀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濬。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遽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連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臚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

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面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夫楚琳卒伍凡材，斯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眦。晨光旣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邪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縱令躡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犒勤。敷肆嘗

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躡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覲。觀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

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

廼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

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繼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倍甚。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是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歆。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臯鷁以好音，消稜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

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騎士以徂征于北，命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

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麋獫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

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固當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亦未之有。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鈇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斃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

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孽禍結，變起百端，得無懼乎？

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敍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甯，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

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願陛下勿輕易焉。

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斯術要焉。

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

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惟新。蠲貸疲疋，休罷戰士。

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

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

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谷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

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甯。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

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

行能，息馳騫也。

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並宰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褻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

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

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務循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闕。所許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物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委任責成之道也。

所謂聽言考實者，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必窮其所

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如或矯誣，亦寘明罰。此聽言考實之方也。

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則理道難成。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然後

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羣才，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資投。儻如議者之言，所以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閤謬之責。況於臺省長

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

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史之薦擇是也；考精

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用常乏，人懼曠庶職，考不精則能否無別，砥礪漸衰。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錄長補短，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學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但納橫議，不稽始謀；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

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惟陛下幸察！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臺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臣等旬日已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

夫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

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鑿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

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矢入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據所損，作分數等第，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醑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

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

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實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翹望聖化，誠足哀傷。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刑。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家之勞，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

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甯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備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卷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自手疏密封進來。又苗粲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

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不蕩蕩，無側無偏。其或有過，如日月之蝕焉。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惟有趙憬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仰希聖聰，更賜裁處。

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義。受賞安之無忤。

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讚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論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

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迹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也；情可責而迹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也。惟情見迹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繆聽。

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絜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羣臣

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

又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敢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

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

直道，必有過來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

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尙富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置不可谷。朝廷之制，四力所監臨也。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

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卹之

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繆，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毗，重遭過分之擾。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買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

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廉恥之道衰也。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蠶。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

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

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泊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

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

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既乂，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舍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眞重，必斃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索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知不可，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論齊暎齊抗官狀

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皋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若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

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凶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臣竊爲陛下惜之。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

充其餘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爲深戒。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遽擇使臨，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幸之間耳。今之所謂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

陛下忿蕃醜之暴掠，繕甲益兵，庇人保境，刷慣恥而揚威聲，海內咸

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

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蓄蓄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

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

既而有司隘忒，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

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乘時所急。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直充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

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何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惟陛下留意省察。

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稷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

之弊，汴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一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今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俱味變通之術。

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輕重。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

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

糜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

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

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

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惟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傳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

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連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

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並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

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糴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

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尙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

臣已令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計見墾之田，定所糶之數。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計可糶粟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加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畱充來年和糶。

所餘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折市絹綾絁綿四色，般送上都邊地早寒，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糶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請委官各

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糶者，亦勿疆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糶得米粟，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旣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振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糶數，及米粟估價等數，

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竊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停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幾採擇。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

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謂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

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疆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昭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疆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

故夏之即叙，周之於攘，太宗之翳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絃

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古今所同也。

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

而略於所長。其要不精，其功靡就。憂患未彌，職斯之由。

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

天之授者有分，地之產者有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

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

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脩紀律以訓師徒，禁侵掠以彰吾信，抑攻取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射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舍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予以鑄授。

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

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

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慣於溫飽。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平居則殫耗資儲，臨難則投棄城鎮。復有抵犯形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邊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

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尅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失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馭將若

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最彊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

統帥專一故也。

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進退難必，疾徐失宜；機會不及，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危，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龍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

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勢弱氣消，阽危立待。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

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

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其知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實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

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

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尤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

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以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齋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摠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盲也。蝨賊不除，膏盲不療，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二。其一分，委本道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州軍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又

擇一人爲河東元帥，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備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撰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

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詠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密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

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流配。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

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汹汹，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干深辟者，制可旣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旣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乎？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彘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實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絹二千匹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道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尙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

所送馬及絹等，令領却廻訖，不敢不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佑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民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里無斤量，耳下可竿。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審事狀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強，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搃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謹先狀以聞。

論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臣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尙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者哉？

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頓辭，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

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俱爲厲階，莫見其可。

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蓋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

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灞。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

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叵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

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汚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

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長籌遠慮之計也。

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覬覦之心。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

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焉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褻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臣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啟以聞。如蒙聖恩察

納，臣等商量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迷？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墮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廩圉告闕。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當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旣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平賦法之術也。

臣等又勘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

束；每一里，給備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茲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徑以智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壞；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

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竄謫之徒，皆在遐僻。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

既關霖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陛下德配上天，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流人，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錄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掖之途。

又進量移官

仄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

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

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年，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迴，或復冤訴，遂奏考滿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

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費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

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非盡回邪。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沮懲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

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聽，更賜裁審。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

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旣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

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况水旱

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

卷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古先聖哲，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臣每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

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兇；其矯妄不疑。其

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讚服纔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日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

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

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敢不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網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

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

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枉直兩存，法度都弘。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

也。

國之府庫，用眞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斃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

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舫，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并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任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疏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

傷人，又以出估爲利。窮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士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卹，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

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延齡放情亂紀，懈於夙興。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飮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逾旬未省，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斲法。此又罪之大者也。

擄領財賦，號爲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昔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愴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此又罪之大者也。

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

攻鬪之禍流於下。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媠醜，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髦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冢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無休禮義之府，蟻污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

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幼，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舊例每至秋冬，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廢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枯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坐，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不

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

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臣竊以爲過矣。

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

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徵之此說，理致甚明。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

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者，未之有也。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者，亦未之

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尙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

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于時內府之積，尙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失人聚貨，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官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飢凍內攻，矢石外迫。鬻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踰

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冠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

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旋屬蝥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陛下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

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

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擊擄，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耦之道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對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虛虞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

微，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

陛下若以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詔，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脆，視

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尙養賢。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

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弃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

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僉。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

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

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

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頃之輔臣，鮮克勝任。每有關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千再，至千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

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設，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弃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意選士。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

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弃。是以巧梓順輪橈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用，猶有未周。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蓋由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

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考，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遷郡守，郡守爲九卿，九卿遷相國。是從六

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

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厯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是皆可懲，曷足

爲法？

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槩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

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概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

羣官考深合轉。或言其已有次第，且須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遷轉

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

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護超升，亦驟從黜廢。以是眩惑，目無全人。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策，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高卑

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

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

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

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救跛成瘳，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

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墮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摠無名

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者乎？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墮，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雖有墮遊不率之人，將已懲矣。

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概計

估筭繕，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煩簡有異，輕重相懸。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其於躡駁，胡可勝言？凡厥疲人，已嬰其弊。況復亟繚禁絲，重傷宿痛。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

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

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復有宣索之繁。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

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租市之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貳。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

聖情重愼，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廣

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因軍興每貫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黨，過則不在戶人。州府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

一三矣。

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令兩稅判官赴京，與度支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每戶配錢之數多。仍委觀察使於當管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甯阜，更擇所宜。

其二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

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

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緡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整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賣其所無，減價以買其

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

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加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患者，在乎約循典制，而
以時變損益之。

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昔年絹布定價，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

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

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宮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箋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貴而私之

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

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糶，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

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

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用頗殷繁。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旣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旣摠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

以事遂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

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量入以爲出，無量出以爲入。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線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板圖比閭之方。其

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理人之要，莫急於茲。

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迭行小惠，競誘姦氓；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

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

其文。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

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斂，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

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汗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

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

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唯茲四病，皆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

且夫驗之以虛，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欲崇於聚斂，則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

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

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應輸之數，便爲定額。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

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 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匱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據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

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望更詳定稅限，各隨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旣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

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

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官司所儲，祇給軍食；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穫始畢，糶糧已空。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鄗里，或縊死道途。爲人父母，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

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兇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摠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

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 論兼井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井，下蠲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革。既濟嗜欲，不

虞憲章。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

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措其宅勿議，且舉占田一事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道亡日久，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

天縱聖哲，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待，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

制附誥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改建五年爲興元元）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朱

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泊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饕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

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

夫人情不常，繫于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

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子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

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

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流人配隸及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

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

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

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以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

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

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摧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

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

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大兵之後，內外耗竭。旰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

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佈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

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瘞。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非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殍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尙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權行停減，以救荒饑。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內百姓，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死罪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

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

朕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

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

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稜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

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滅冗

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

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

習墳典，深明教化，斐然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

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向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

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

愚不明何施何爲以致於此

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淪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尙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

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尙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朕選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

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

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

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摛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而行。

策問 龍略洞韜 堪任將帥科

二六二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四版

陸宣公翰苑集讀本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七角

不准
照樣
翻印

撰著者 唐權德輿
發行者 大甲書局
出版者 大甲書局
印刷者 大中書局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交通路口

大中書局

總批發所

上海

馬路

三二一號

大中書局

